



Subei Mongolian Folk Customs

肃北蒙古族民俗浅说

◎ 窦步青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肃北蒙古族民俗浅说

SUBEI MONGOLIAN ETHNIC CUSTOMS

◎ 窦步青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肃北蒙古族民俗浅说/窦步青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660-0624-0

I. ①肃… II. ①窦… III. ①蒙古族—风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研究—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IV. ①K892.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1666 号

肃北蒙古族民俗浅说

著 者 窦步青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624-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本书虽名《肃北蒙古族民俗浅说》，但大部分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共同习俗，由于知识面所限，所提到的材料和落脚点仍以肃北蒙古族传统习俗为主。所谓传统民俗，主要是指原始文化遗迹。

“浅说”谈不上论述，而是以一个普通草根人士的视角、直面熟悉的蒙古族习俗进行浅尝和解读。然而，肃北蒙古族习俗首先是蒙古族民俗。笔者冒昧地认为，一目了然的蒙古族传统习俗“眉窗”可以是“三个一”，即一碗鲜奶、一碗清水、一块卵石。

蒙古族聚会待客时，一碗鲜奶让所有在场的人一人抿一口，即“合”。此碗鲜奶蒙古语称“查嘎”，意奶食，象征善。一人一口为分享，以示民主、平等、同甘共苦、重爱心。

每天早上在佛龛前供放几小碗清水，名曰“塔可勒”，意供品。象征信仰和信念。因为传统和民间意义上的神佛与寺庙神佛不完全一样。家中佛龛供奉神佛以外还可以供奉国君、祖神、英雄、家神、“气马”像等，以示忠心。

祭祀敖包或者平日走近用石块垒起的圆形石堆敖包的每一个人，都要口呼吉语向敖包堆投添一块卵石。蒙古族俗话说：“为敖包添一块石子，为大海加一滴清水。”意添砖加瓦，为“家”尽心。

一碗鲜奶人人喝，一小碗清水供神佛，一块石子祭天地，原始、历久、纯天然、纯净无瑕、空灵寂静、朴实无华、圣洁祥瑞、

崇高虔诚、宁静永恒。它是蒙古族习俗典型特征之一，也为草原文化开篇章，从智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它是人生的初乳，也是人生的梦想，又是人生的归宿。

肃北蒙古族的习俗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地区风俗的“眉窗”。其“窗口”也有“三”，而且是三个三。

1. 服饰。肃北蒙古族的服饰特点是“三长”，即长穗高帽、长辫套、长摆坎肩。长穗象征蒙古族的标志物——“苏勒德”的纓穗。高帽长辫套是大发髻的延伸和演变形式。史载汉朝人称鲜卑人为束头鲜卑。“束头”指高发髻长头发。高发髻可能是高冠鸟崇拜的衍化形式。长摆坎肩、修长的服饰、挺直的身材、耿直的性格是蒙古族的审美情趣和性格特征。

2. 待客“三件德吉”。即“查嘎”、“秀木尔”、“一坛酒”。“德吉”本义为精粹，此处为吉祥，“三件德吉”即三件吉祥物。“三件”配套模式化，肃北蒙古族特别注重。“三件”中的“查嘎”是待客共用的一碗乳；“秀木尔”是在木制器皿中堆上炒面，四方各插一块奶片以为宇宙象征，“一坛酒”是在坛口抹一疙瘩酥油，为客人奉告设宴意图或者做仪式的专用酒。

3. 祭敖包、祭火、过年，虽然这三大节日与其他蒙古族地区大同小异，但“小异”的特色显著。

二

本书于2012年7月完稿，2013年元月修订，后来又补充和增加了一部分内容。作为一本公开出版物必须具备章法要求。本人推出如此粗糙，不够成熟的东西，内中惴惴不安。蒙古民俗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亦称草原文化、游牧文化、胡人文化。

“胡”为蒙古语“豁儿”（弧或箝）的音译。汉语中的“胡”

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定型于秦汉。史称胡汉文化。无论是夷还是胡，有个从古到今相沿袭的习俗，遇事烧肩胛骨占卜看裂纹推断凶吉。汉民族先民也如此。考古界认定中原华夏诸族进行骨卜时最初只用灼的占卜方法，后来才用钻凿的方法刻画卜辞。蒙古族遇事烧肩胛骨看卜，号称“肩胛骨占卜民族”。历史上看甲骨裂纹刻画卜辞的人们演变为“甲骨文字民族”，史称华夷同源异流说。

然而，可以说汉文化中古甲骨占卜习俗文化意识内核，早已“金蝉脱壳”飞跃和衍化。但其原始“生活相”的外表成为胡汉早期共同文化“眉窗”遗迹，出土于地下的甲骨及其字里行间。

一般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象征物或标志物。蒙古族的族标蒙古语称“苏勒德”。过去每到逢年过节族人有叩拜“苏勒德”的习俗。蒙古族的“古”之古音念“豁”或“豁儿”。“豁儿”应该是“苏勒德”（三叉戟）的别称。

胡人自载入史册以来，其中不同名号的势力频频出现于历史舞台。那种活跃于长城内外的现象，史称不同民族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或者说速盛速衰，因而认定蒙古族为13世纪的新兴民族。由此推断出“不定根”式文化群体。我们称它“记载说”。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看法认为，匆匆来去的不一定是不同民族，而是不同集团。我们叫它“田野说”。当然也有记载。鲜卑人、柔然人、蒙古人同姓毛（忙、蒙）。突厥人称鲜卑后裔李唐王朝“舅家”。女真人与东北黑鞑靼统称靺鞨。《蒙古秘史》也向我们传递一种族源信息，就是说蒙古人源自图腾时代。蒙古族民间认为，蒙古人的历史从大地上祭祀敖包开始。因而田野说认为胡人或蒙古人为续根式文化的“马”性民族。“马”性和“马背”不同，“马”性之“马”是特质，是文明。“马背”之“马”是工具。此说不光是自认。《汉书·匈奴传》：“北有强胡，天之骄子也。”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运用大量的资料，系统、科学、合理地阐述了包括蒙古人在内的胡人自先秦至清代的历史文化踪迹。

因而“不定根”式文化观和续根式文化说之争，成为千年历史文化之谜，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不仅需要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也需要民间草根人士凭借实际生活中的材料说话。想到这里自己给自己壮胆子，于是便有了书中的不成熟的文字。

窦步青

2013年10月9日于嘉峪关市

目 录

“蒙古”正义初探·····	(1)
肃北蒙古族独特的民俗·····	(55)
肃北蒙古族的过年习俗·····	(70)
肃北蒙古族传统饰纹涡旋纹探微·····	(79)
蒙古族崇尚的“卐”图案·····	(85)
肃北蒙古族的高顶红缨帽·····	(95)
肃北蒙古族的“动物崇拜”遗风·····	(101)
蒙古族的崇赤传统·····	(109)
蒙古族的崇乳习俗·····	(112)
肃北蒙古族“踝子骨为贵”的婚俗·····	(115)
肃北蒙古族宰羊拿“高勒”习俗·····	(119)
蒙古族地名命名传统·····	(120)
肃北蒙古族的动物送葬习俗·····	(123)
旗王大年初一凌晨“四拜”·····	(125)
“察扎”(佛事)·····	(126)
祭敖包喝彩语——“哈尔加鲁”·····	(127)
肃北蒙古族传统舞蹈·····	(128)
蒙古族传统游戏·····	(134)
肃北蒙古族传统体育“跳方框”·····	(135)
肃北蒙古族刺绣·····	(136)
你我他都是“契丹”人	
——口承语言民俗族称试探·····	(137)

“壞”字声韵探秘	
——蒙汉语亲缘关系管窥之一例·····	(151)
肃北蒙古族传统服饰风格特征·····	(155)
肃北蒙古族的祭火	
——兼论敖包、过年、“相西”神树·····	(162)
蒙古医学中的原始医学痕迹钩沉·····	(172)
煨桑·····	(177)
肃北蒙古族“匿日”婚探源·····	(179)
蒙古族传统习俗赘言·····	(184)
后 记·····	(189)

“蒙古”正义初探

—

现今的肃北蒙古族 1942 年前隶属青海省科鲁沟旗。1941—1942 年因民族纠纷逃难迁居甘肃境内至今。科鲁沟旗系青海和硕特蒙古 21 旗之一。而青海和硕特蒙古又是 1637 年固始汗率部徙居青藏高原的卫拉特一部。溯其部源，太祖成吉思汗之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第八传子乌鲁克铁木尔由于形势所迫，于 1425 年左右携众从呼伦贝尔草原远徙西迁新疆。游牧于西部新疆一带的瓦剌首领脱欢命名“和硕特”。从此和硕特成为四部卫拉特之一。根据西部蒙古方言特点，和硕特的意思是友好邻部卫拉特新成员。虽然和硕特部首领是哈布图哈萨尔后裔，但乌鲁克铁木尔部民大部分系原乌梁海部人。乌梁海部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前是游牧于叶尼塞河一带的古老部族。

和硕特是明清时期的西部卫拉特之一，而乌梁海是元初驻牧于北部的卫拉特成员。北部卫拉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狄成员。北狄史书亦称“丁零”。元至清代卫拉特亦有“斡亦刺惕”、“外刺”、“猥刺”、“斡亦刺”、“吾刺歹”、“瓦剌”、“额鲁特”、“卫拉特”等多种音译。蒙古语中有“斡亦刺惕”、“斡亦热惕”两种读音和书写形式。笔者根据历史脉络分析认为“斡亦热惕”一名可能是有些文人不懂原语本意而以今律古误读“斡亦刺惕”，将蒙语中有“羽”义的“斡亦”理解为森林之义的“斡亦”。由汉译“斡亦刺惕”用蒙古文字转译为“斡亦热特”，以讹传讹喧宾夺主传入民间口语。所以原本只有“斡亦刺惕”一称，并没有“斡亦热惕”，即

森林中的百姓一称。“斡亦刺惕”为“斡亦胡尔刺惕”的略称。“斡亦”义羽，是姓。“胡尔”总徽名称。“刺惕”复数。“斡亦（胡尔）刺惕”的意思是羽姓胡人。

胡人之胡，蒙古语称“豁儿”（胡尔），通“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之“弧”。据历史名称分析，蒙古族可能是由蒙胡尔（毛姓豁儿）、斡亦胡尔、叶赫那拉胡尔（大贺氏为叶赫那拉的汉语）三大集团组成。核心是统一的语言文化及由此产生的共同民族心理。

肃北蒙古族虽然人口很少，只有 4000 多人，但保留的原始传统文化遗迹较为丰富。历史悠久、接触文化形态广泛、长期居于边缘地带等丰富经历，成就了其传统文化古老而独特。

二

“蒙古”正义的基本前提是 13 世纪前蒙古族的基本历史状况。只要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必留其痕迹。13 世纪前的蒙古历史，拉施特的《史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史料。其中记载 13 世纪蒙古人自称“答儿列斤明忽里”、“尼鲁温蒙古”、“哈木黑忙豁仑”。并且将汉族、契丹、金国一律称作“乞塔”、“乞塔惕”，西域亦称“撒儿塔兀勒”。还说“在遥远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统统被称为塔塔儿”。孛儿只斤氏铁木真世代代为“乞塔惕”国的臣属。

《唐会要》：“室韦者，契丹之别种……语言与靺鞨相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靺鞨、靺鞨之遗种。”《资治通鉴》：“达靺者……盖靺鞨。”

公元 518 年左右，与鲜卑同源集团柔然之阿那环率部降服于元魏。孝明帝安置于“西海”郡，即今天的额济纳一带定居。质疑阿那环部感恩、敬重孝明帝所封君主圣地用蒙古语称“额济纳”。接着设政建城命名为黑鞑靼城，即黑城。蒙古语叫“哈日浩特”。随之河亦称黑河。蒙古语叫“额济纳郭勒”。黑城、黑河、额济纳可直译为王田城、王田河、王田草原。不过此处的“王”是指蒙

古族先民鲜卑人所建北魏王朝的孝文帝。黑城、黑河、额济纳亦为蒙古先民鲜卑人自称“黑”（黑帝人）的见证。也是对蒙古人鞑鞑（黑帝之音转）称谓由来的地名佐证。古代中亚、西欧称中国为契丹，实际与黑城之名同源。据此综合分析，上文提到的“答儿列斤”、“乞塔惕”、“塔兀勒”、“塔塔儿”、“契丹”、“鞑鞑”、“黑鞑鞑”、“达鞑”、“鞑子”均为源自元魏国的俗称“黑帝”的不同音转、音译和译写形式。据考契丹、鞑鞑、塔塔儿的不同译写有二三十种。方壮猷《鞑鞑起源考》：“鞑鞑一词起源甚早，盖源于南北朝柔然之别称。”既然是柔然的别称，也是毛鲜卑的别称、木骨闾的别称，忙豁仑的别称。史学家们说“达旦与室韦可以混称”，“可以互通互易”的原因在此。因而，前文中“鞑鞑、鞑鞑之遗种”说，可以推测鞑鞑为蒙古之“遗种”。其造字意中“革”为意符，隐喻鞑鞑为鞑鞑的遗种或别称，同一血缘群体。“大”、“旦”为“黑帝”之“帝”的音转译写。“末”、“曷”为“毛胡”（忙豁）的译符。同样鞑鞑为鲜卑之别称。因为鞑鞑可能是“木骨闾”的异译。室韦与鞑鞑同属鞑鞑遗种。鞑鞑室韦通蒙兀室韦。室韦者唐代故鲜卑一支后裔的译称。故木骨闾鲜卑、鞑鞑室韦、蒙兀室韦可通。据此，“乞塔惕”既是国名，又是族称；既是泛称，又是实名；既是史实名称，又是演化名称。不过“契丹”一称源流及内涵和形式无论有多少嬗变，可以证实蒙古（忙豁仑）并非 13 世纪才出现。以上略述是 13 世纪前蒙古人原貌的探真，也是“答儿列斤明忽里”之“答儿列斤”的揭秘。

《史集》记载 13 世纪蒙古民间流传的传说讲，历史上蒙古族曾在额尔古涅坤地带遭受几乎灭族的厄运，最后由铁神相助化铁熔山走出绝境。史学界将此历史传说称之为蒙古族起源传说。《魏书·序纪》载，鲜卑先辈曾在深山老林里遭到种种艰难险阻，最后在迁出险境的旅途中迷路无法走出，多亏神马显形领出深山绝处逢生。史学界认定此则故事为鲜卑民族起源传说。从故事的中

心思想和情节可以看出“化铁熔山”和“神马领路”说为同一排山开路传说的变体。二则故事的起因、遭遇、结果都一样。只是排山开路的方法和所借助的力量有所不同。毛鲜卑人靠的是神马相助，忙豁仑人靠的是“铁神”相助。神马和“铁神”都是蒙古人的传统“家神”。

历史上，战国末到秦汉初是中国走向大兼并、大融合时期，随之出现了有的族种被泯灭现象。可测这个时期的东胡后裔在中原和匈奴的大夹击中遭到灭顶之灾。到了汉代中期逐渐出现了走出深山老林险岭以至壮大的缝隙。“化铁熔山”说和“神马领路”说正好折射了那段历史背景。于是我们可以说“化铁熔山”故事不是将蒙古史限定在唐代以后，而是提到了公元前。至于“嘎仙洞”、额尔古涅坤等具体地名不必拘泥，它是故事的需要，也许是以“点”概全。

蒙古一称由于年代久远，13世纪文献中没有直接记述族称来源。不过《蒙古秘史》记载了13世纪在蒙古高原流传着狼、鹿起源说。孛儿只斤氏邻部塔塔儿人敬仰太阳神祇、神箭神祇。蒙古人有海东青“苏勒德”和族徽“哈日苏勒德”。据考蒙古人的“哈日苏勒德”与鲜卑人的军旗相同。太阳神、神箭、神马均为中国人原始图腾和精神崇拜物。以上原始文化遗留现象和蒙古语的原始语言系统特征可以表明蒙古族为原始民族。这些原始属性既有上古记载，又有现实生活中鲜活的传承。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千年尊奉的骏马鬃缨为饰的三叉戟“苏勒德”。

“苏勒德”是蒙古族亘古不变的精神崇拜物，是蒙古民族的标志，也是源于图腾崇拜的原始文化遗留物。“人”、“矢”、“方”三组合的“族”字是中国先民原始联盟共同体徽标的象形符。上古时期的“析羽旌”、“析支羌”、“大戎孤氏”以及商、周、秦等族称都由其族崇拜物的名称而来的族称。“析羽旌”之“析”指矢，“旌”为标志。“析支”通矢氏，为徽标。“羌”为姓。“大戎孤氏”

是复名,“大戎”为总称,“孤氏”为族称,亦疑为“弧氏”。“孤”,古代酋长或君主的自称。孤、瓠、狐、弧之“瓜”为音符。孤字初音疑为胡。“孤氏”之“孤”可通侯、后,即王之异称。可见原始族称往往是原始联盟徽标称谓和姓氏的组词。蒙古族骏马鬃缨为饰的三叉戟标志蒙古语尊称“苏勒德”,意思是精神标记。“析”通戟。至今“苏勒德”的三叉戟蒙古民间叫“天格尔因速木”,意“天矢”。“析”应该是“速木”之省称。我们知道蒙古地区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叫旗,蒙古语称“胡秀”,本义指鸟喙。乡,蒙古语叫“速木”,本义指箭簇。显然“胡秀”、“速木”都是从原始氏族时代相沿用的名称。那么旗与鸟喙是什么关系呢?旗字也是原始氏族的标志符号。旗,“方”为姓符,“人”为徽符。“其”为反映含义的声符。在原始图腾崇拜观念中阳光的射线、箭矢、析羽、神鸟的喙都是同一概念的精神崇拜物。“人”字是太阳神鸟的象征,鸟喙也是太阳神鸟的象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先民初期的总徽即可称“析”(矢),又可称“人”、或、喙及弧、箛、胡等。实际上喙(神鸟的象征)、弧(神弓的象征)、箛(神箭的象征)、胡同源词。古代的“大戎孤氏”一称亦可说明“天矢”(析)亦称孤,即通“木骨闾”之“骨”。孤若通弧,又可通胡、扈。忙豁仑之“豁”亦为胡人之胡的蒙古语读音。从以上历史记载和民间流传的氏族、民族的名称来历中可以看出原始族称是以其族的崇拜物命名的。因而可以推论“蒙古”一名也不例外。

通过以上蒙古历史的简略追踪,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画面缩影凸显在我们的面前。黑鬃缨三叉戟族标尊号“苏勒德”、民间亦称“天矢”。其实物蒙古语名称叫什么呢?从其背后可以追寻到“蒙古”之名的踪迹。

三

蒙古人、蒙古人种、蒙古马、蒙古牛、蒙古羊、蒙古犬、蒙

古包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

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等成语比喻要办成一件事抓住关键，准确把握概念很重要。“蒙古”的“纲”是什么？“胡”也。《辞海》：胡为“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史学界对蒙古族族源主要有东胡说、匈奴说两种。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中将《汉书·匈奴传》“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略用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蒙古族实为胡之成员。这是我们追溯探秘蒙古称呼的基本概念。

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名正方可求实。“蒙古”之称名正了方可认定蒙古人为上古胡（扈）之直系后裔，与史前胡形成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关系。否则蒙古成为“泛称”中模糊的一员，甚至是区区杂夷，何足厚重。遗传学中杂种优势，而民族文化学中杂种为劣势。因此追寻“蒙古”正义的工作涉及久远的原始文明起源。

正名须正音，正音须正义，正义须正源，正源须正理。

正音。著名史学家王献唐先生说：“古文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可见正音在正义之中的重要性。“蒙古”之称的语名虽然有蒙古、蒙兀儿、毛褐、忙豁仑等二十多种译写，但是正音只有一个“忙豁仑”。这是《蒙古秘史》所记载，蒙古语自称之最贴切的译音。不过“蒙兀儿”也是对原音“蒙豁儿”（蒙胡儿）贴切的译音。“兀”为族称“胡”之习惯性汉译用字。“蒙古”之“古”的原音为“豁”（hao），其“故”音是明代以来的读音。

正义。词汇的音和义为统一体。一旦偏离统一性，就会漫无边际。忙豁仑是古音，现代语念“蒙古勒”，是个略音称呼。其“忙”，即蒙，可能是“蒙次格”的略音。“豁”为“豁儿”（胡尔）的省音。“仑”（勒）为复数“求勒”的省音。忙豁仑、蒙古实为“蒙豁儿求勒”，即蒙姓胡人之略语。

“蒙次格”本指古代宫廷使用的节杖、符杖、节旄，亦指马胸挂的纓穗。截至清末民初，青海省柴达木地区各蒙古族旗王府派属下去执行公务的凭证为一把特定的“蒙次格”，作用如同箭令。此“蒙次格”当地人又称“旗王的护神”。仁钦道尔吉《拖雷伊金祭奠祭祀史料档案》“圣主苏勒德”中“饰以公马鬃纓”一句，用蒙古语记作“蒙次格楞”^①。以上史料和记载表明“苏勒德”之纓穗蒙古语中亦称“蒙次格”。“豁儿”本为弧或装箭箛。“豁”与弧、箛可看作同源词。在族称中“豁儿”为胡，是原始联盟徽标名称。据分析“蒙豁儿”，即蒙古，原为鬃纓饰的三叉戟族标，即蒙古民族的标志“苏勒德”之实物名称。“蒙”者“蒙次格”的略音，“蒙次格”意马之生气。古人以马鬃象征马神，“蒙次格”亦象征马神。“豁儿”尊徽意义上的三叉戟的称谓，于是神鬃和神徽（豁儿）组合的旄标尊号为“苏勒德”。古人以旗为称，蒙古人就是以“蒙豁儿”，即用“蒙次格图豁儿”为名称的同一文化共同体。“蒙次格图豁儿求勒”意思是鬃纓三叉戟徽标人。

正源。所谓正源即正本清源，力争把材料梳理清楚。其实我们的先人并不是没有留给我们有关古名称“蒙古”的资料。正如俗话所说，经是好经，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我们在此追寻的正源就是争取把经念正。

从命名中看渊源。《蒙古秘史》、《黄金史》等元、明代蒙古文字著作中蒙古人把自己民族的名称均记为“忙豁仑”。大约隋唐时期开始汉文记载称蒙古族为鞑靼。藏文记载称蒙古人索布胡或胡尔吉。《史集》记载13世纪蒙古人自称“答儿列斤明忽里”。“答儿列斤”为鞑靼的译音。“明忽里”为忙豁仑的异记。

“豁儿”通胡尔吉。索布胡为蒙古人的旧称。鞑靼可能是北

^① 仁钦道尔吉：《拖雷伊金祭奠祭祀史料档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魏以后蒙古人的别称。《魏书》载鲜卑姓毛。还说与柔然同为“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间”。柔然首领曾说鲜卑和柔然同源自“始祖木骨间”。可见“毛”与“木”同姓异译。如若“骨”通“古”，实为胡。木骨间与忙豁仑同名异译。不管怎么样毛鲜卑胡尔和柔然公元5世纪追记的是公元前久远的记忆。不仅蒙古族总称为“胡”，而且各支部名称都叫“胡”。例如“斡亦刺惕”，即“斡亦胡尔刺惕”、土尔扈（胡）特、胡尔布里亚特、大贺（胡）氏、达呼（胡）尔，黑水靺鞨（胡）、巴尔虎（胡）以及尧乎（胡）尔、互（胡）助土族等。其中《史记》、《隋书》等记载巴尔虎（胡）早在公元前3世纪居于贝加尔湖，为“丁零”（北狄）一部。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忙豁仑之“豁”不但为“胡”，而且从公元前相传至今。

“豁儿”（胡）作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根据语言环境和所指含义在汉文资料中用弧、箠、胡、“兀”、“忽里”、“豁儿赤”、“豁儿臣”等译写。在历史长河的史料中蒙古语“豁儿”（胡尔）主要以下面8种含义出现：弧弓、箠袋、神箭、徽标、族称、侯爵、巫师、卫士（禁卫军）。古蒙文文献记载蒙古汗国宫廷内设有专供“威力无比的护神圣豁儿”的宫殿。此“豁儿”应该是“忙豁仑”之“豁”。“豁儿苏勒德”是蒙古汗国至高无上的奉祀圣物，所以宫廷里的禁卫军自然是护卫“豁儿苏勒德”的军人。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科尔沁”之名来自成吉思汗，即蒙古汗国禁卫军“豁儿臣”。

胡，不仅是西北各民族的“泛称”，而且是实名。比如公元4世纪初至5世纪中叶的匈奴、鲜卑、羌、羯、氐等“五胡”，亦称匈奴胡尔、鲜卑胡尔、羌胡尔、羯胡尔、氐（狄）胡尔。古代蒙古语称党项和安多藏族为唐兀（胡）惕。藏族起源诸说中的鲜卑说、互（胡）人说实为一（胡）说。还有粟末靺鞨（胡）女真人等皆称胡。